

书人事

我为奈斯比特当编辑

钟振奋

回忆多年来与作家们合作的往事本是件愉快的事情。近日，我正在写一篇关于约翰·奈斯比特的文章，往事历历在目。但就在回忆的间隙，突然传来了奈斯比特先生去世的消息，令我深感震惊与痛惜。哲人其萎，风范长存。

为奈斯比特当编辑，是“出乎意料”之事。奈斯比特先生是全球知名人士，我之前是从读者的角度看待这位名作家的，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和他有面对面的交谈、密切的工作接触，甚至当他新书的责任编辑。

因为此前我做过几本对话体图书，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当新世界出版社准备邀请时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新闻发言人赵启正与奈斯比特夫妇就“中国模式”的话题开展对话时，负责相关活动并担任责编的任务便自然地落到了我的头上。

约翰·奈斯比特是世界著名的未来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初就成功地预测了网络的兴起和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的到来。他曾先后获得犹他、康奈尔和哈佛三所大学的文凭，拥有15个荣誉博士头衔。1963年，他被肯尼迪总统任命为教育部助理部长，还曾担任约翰逊总统的特别助理。他的代表作有《大趋势》《亚洲大趋势》《中国大趋势》等。其中1982年出版的《大趋势》一书，奠定了他全球趋势大师首席的地位，此书曾高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两年多时间，并在全球57个国家出版，销售了1400多万册。由于此书所产生的巨大的品牌效应，1989年，贝尔格莱德的“大趋势大学”也应运而生（现已改名为约翰·奈斯比特大学）。

这样一位全球畅销书作者、趋势大师的日常会是怎样的状态？虽然事先已经做了一些功课，但当真正与这样一位名人打交道时，我的心中还是有点忐忑不安。

2009年8月的一个下午，我在



奈斯比特夫妇

北京金融街的丽思·卡尔顿酒店第一次见到了奈斯比特和他的夫人多丽丝。

跟媒体中常见的形象比较接近，奈斯比特先生个子高大，面色红润，双目炯炯有神。最引人注目的是他那一把修剪得齐整漂亮的络腮胡子，为那张轮廓分明的脸增添了不少雄伟的气概。虽已是八十高龄，但一点儿看不出衰老的迹象，仍然是体格健壮，说话声音洪亮，不时还能听到充满感染力的朗朗笑声。当我上前与他打招呼，他与我握手的同时，用睿智的目光充满信心地看着我，我原先存在的压力自然也就消失了。

他的妻子多丽丝显得很年轻，一头金色的齐耳短发，目光敏锐，思维活跃，说话语速较快，看上去稍显严肃，工作时很讲究效率。她原为奥地利一家德语出版社的负责人，也曾是奈斯比特的德语语出版商。2000年两人喜结连理，他俩共同完成了《亚洲大趋势》《中国大趋势》等著作。

因为事先已有沟通，此次拜访，我们就对谈的一些细节问题与奈斯比特夫妇进行了商谈。

奈斯比特先生是一个典型的美

国人，多丽丝是以德语为母语、能用流利的英语交流的奥地利人，赵启正则是具有文理科学养的中国政府高官。三个人的文化背景不同、生活经历不同，谈同一个话题时，各自的观点就会有很大的区别。奈斯比特夫妇总体上对中国的发展模式持赞成的态度，但具体到中国某些方面的不足，他们也会提出尖锐的批评。他俩虽然与赵启正是好朋友，但在原则问题上也会展开激烈的争论。就是平时恩爱有加的多丽丝和奈斯比特之间，也会有文化冲突。因此这样一场跨国籍、跨种族、跨文化的对谈，也使读者产生很高的阅读期待。

关于“中国模式”的对话共进行了五场。中间有一周左右的间隙，奈斯比特夫妇专门去了一趟西藏，因此在归来后言及西藏时就多了一份亲身经历、实地观察的兴奋。奈斯比特说，去西藏是他的夙愿，这次终于美梦成真。他参观了著名的布达拉宫、哲蚌寺以及当地的小学，西藏的现代化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我们夸赞他的这一“壮举”时，他笑着向我们透露了一个秘密，说这一切得益于他平时坚持跑马拉松的习惯。我们听后深感惊奇，同时又十分佩服他的毅力。是啊，他能坚持

连续几天、每天几个小时的集中对谈而丝毫不见倦怠，出书后又马不停蹄地接受各大媒体采访，参加在北京和上海的多场新书宣传活动始终保持着充沛的精力，都和他平时养成的锻炼习惯、拥有一个强壮的身体有关。

在对谈中，奈斯比特夫妇很善于取譬，比如用“新搬来的邻居”来比喻中国的崛起；对于中国在讲故事方面的不足，他用奥地利的谚语“不要把你的烛火放在桌子下面”作比；而对于众说纷纭的“中国模式”，奈斯比特先生则称，“中国是一辆跑得更快、性能更优的列车。”他对中国的发展模式作了充分的肯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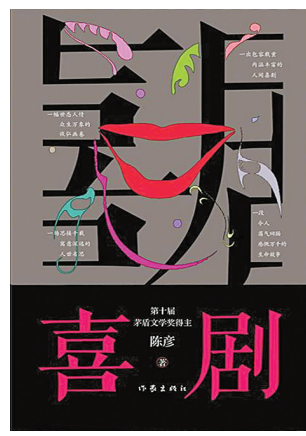
赵启正是演讲与对话的高手，中外媒体熟知的新闻发言人，以其睿智与幽默的演讲风格闻名于世，像奈斯比特夫妇这样能与他对话并旗鼓相当者并不多。

在对话即将结束时，赵启正特意提及多丽丝曾经学习过表演艺术的经历，因此他最后征求她的意见：你是艺术家，你觉得我们的对话可以落幕了吗？多丽丝立即机智地回应：完美落幕！

在与奈斯比特夫妇合作过程中，还发生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我想在图书的正文前放上三位对话作者向读者致意的一段话。通常的做法是，作为外国作者，他们会写上一段简短的英文，我们会附上相应的译文刊出。让我颇感意外的是，奈斯比特夫妇托翻译带过来的是一段纯粹的中文！原来他们已预先让翻译把他们要说的话用中文写出，他俩则采用小学生描红的方法，一笔一画地努力“描”出了一段很整齐的中文，还饶有兴趣地签上了中文大名。从这一细节中既可以看出奈斯比特夫妇的“奇思妙想”，也可感受到他们对中国读者的尊重之意。

（作者系《对话：中国模式》责任编辑、新世界出版社编审，宁波人）

荐书



《喜剧》

作者	陈彦
出版	作家出版社
日期	2021年3月

《喜剧》是以喜剧笔法写就喜剧演员（丑角）之悲喜交杂的经历，因此他最后征求她的意见：你是艺术家，你觉得我们的对话可以落幕了吗？多丽丝立即机智地回应：完美落幕！

作者以贺氏一门父子两代人的生活与命运为主线，在戏与人生的交相互动中牵连出广阔的各色人等的生命情状——爱恨怨憎、别离相逢、求不得、诸般际遇所致之起落、成败、得失、荣辱等，并表达了对戏曲与历史、时代和现实关系的透彻理解。贺加贝一度背离其父所持守之价值观念，在喜剧之“邪”路上愈行愈远，终于于喜剧人生转为悲剧收场。贺加贝却因偶然机缘幡然悔悟，于世态人情之常与变中顿悟喜剧艺术持守“正道”之重要意义。

《李金发诗全编》



作者	李金发
出版	四川文艺出版社
日期	2020年12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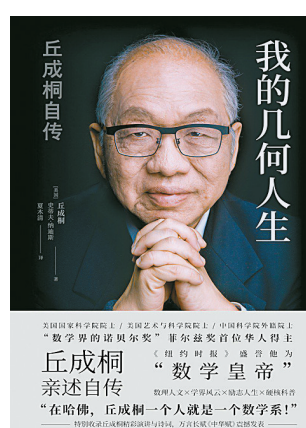
发诗全编》完成了一项文学大工程。对于李金发的评价，有时代的原因，而究其根本，是因为李金发的诗歌太难懂了。

新诗产生之初，白话新诗由于“五四运动”先行者的奋斗获得了成功。但是，白话诗歌浅显、内涵贫乏、语言缺乏弹性与余味的弊病，日渐暴露。象征派诗歌是对白话诗歌的反抗，为了矫正水分太多的早期新诗，象征派的语言凝练而紧张，自觉选取各种意象入诗。

中国新诗百年以来的历程表明，口语化的诗与晦涩的诗，依然并驾齐驱。口语未必就不好，刘半农的《叫我如何不想她》，因为直接而动人。而欣赏“难懂”的诗，欣赏的不是造作、扭曲、拼贴、流于形式化的呓语；不是照搬生活，而是向生活要求转化，成为一个可塑性的文本，诗学服从于这样的转化；对于生死、爱恋、欲望等主题的特异处理，不是为了引起惊讶，而是生命能量无法掌控的激烈迸发。

（推荐书友：林颐）

《我的几何人生》



作者	丘成桐 史蒂夫·纳迪斯
译者	夏木清
出版	译林出版社
日期	2021年3月

丘成桐先生，1946年出生于广东梅州，1963年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1970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75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1983年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1984年成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1985年成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1986年成为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获得者，1987年成为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获得者，1988年成为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获得者，1989年成为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获得者，1990年成为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获得者，1991年成为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获得者，1992年成为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获得者，1993年成为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获得者，1994年成为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获得者，1995年成为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获得者，1996年成为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获得者，1997年成为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获得者，1998年成为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获得者，1999年成为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获得者，2000年成为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获得者，2001年成为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获得者，2002年成为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获得者，2003年成为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获得者，2004年成为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获得者，2005年成为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获得者，2006年成为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获得者，2007年成为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获得者，2008年成为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获得者，2009年成为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获得者，2010年成为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获得者，2011年成为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获得者，2012年成为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获得者，2013年成为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获得者，2014年成为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获得者，2015年成为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获得者，2016年成为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获得者，2017年成为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获得者，2018年成为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获得者，2019年成为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获得者，2020年成为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获得者，2021年成为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获得者。

丘成桐身上的头衔很多：哈佛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教授、北京雁栖湖应用数学研究院院长、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所获得的荣誉更是不计其数：菲尔兹奖、美国国家科学奖章与沃尔夫数学奖等，多项专业奖项被他拿下。读者好奇的是，他这“开挂”的人生是如何成就的？由丘成桐口述、友人史蒂夫·纳迪斯笔录、友人夏木清译为中文的《我的几何人生》，可以揭晓部分答案。

本书讲述了丘成桐大半生的经历，包括少小离家（祖国）、长在租界、成在异国的生活经历，证明卡拉比猜想、正质量猜想，在国内扶持和创建几大数学中心等学术成就，在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高等

书人茶座

宁波人与少儿经典读物

徐建成

1999年秋的一天，上海书城人山人海，里三层外三层的读者聚集在一起，只为争购一套新鲜出版的《十万个为什么》（新世纪版）。那天，我正好在书城，见到的这一幕令我印象深刻，但并未在意。直到后来与友人谈起儿时记忆，再度提到《十万个为什么》时，才深为吃惊。

朋友说，这赢得万千读者广泛赞誉的《十万个为什么》的总策划者兼总编是我们宁波人，他叫李名慈，是北仑小港李家人，也是“红

色家族”里的人。李名慈先生曾经是《少年科学》杂志的编辑，后来担任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和副总编辑。他在出版界默默奉献了30多年，为青少年科普教育和思想出版了大量的优秀图书。由他主编的《三毛大世界》也是一部尽人皆知的经典，是优秀少儿读物中展现“海派文化”的一个窗口。而其主编和参与撰写的《知识童话300篇》《少年现代科技丛书》分别获得中国图书奖和全国少儿优秀读物一等奖。

李名慈先生在出版事业上的倾

情投入，还体现在“深耕细琢”青少年思想品德读物。由他策划的《不可忘却的红色箴言》至今仍是中小学生对开展红色教育的优秀教材。

再聊开去，宁波人与少儿读物委实缘分不浅，另有两件事情值得一提。一是慈溪人林汉达所写的那本书，叫《上下五千年》，一版再版，成为经典，影响几代人。二是画“小人书”的著名连环画大师贺友直也是宁波人。贺友直画的连环画题材广泛，很多为人父、为人母者，是看着贺老画的“小人书”长大的，如经典的《卓娅和舒拉》

品鉴

战争阴霾下的人性之光——读《简短的婚姻故事》有感

顾瑶瑶

《简短的婚姻故事》由斯里兰卡作家阿努克·阿鲁德普拉加桑创作，讲述了斯里兰卡内战爆发后，大量泰米尔人逃亡到东北部海岸，其中孤身一人的青年男子迪内希在对营地周遭环境渐渐茫然之际，经索马桑达拉姆先生说亲，与其女儿甘加结婚。漫天战火与哀号中，两个陌生的年轻人互相接纳，抚慰彼此的痛苦。

作者以主人公迪内希的视角切入，采用线性叙事模式，运用精准的长句描写战争民众所蒙受的身体与精神的双重苦难，在近乎冷静与理性的笔触中，勾勒出斯里兰卡内战的悲惨景象，令人震撼。迪内希是一个十分感性、内心充满爱的人，在最糟糕的处境下仍不断地感知与回忆，架起残酷现实与过往回忆的桥梁，并在此之上尝试寻找生命的启迪与希望。

小说注重对人物精神世界的探索，将人们对战争的畏惧与无奈，通过描摹他们面对炮击时的状态细致而透彻地暴露出来。终日被炮火驱赶着的民众绝望又机械地向东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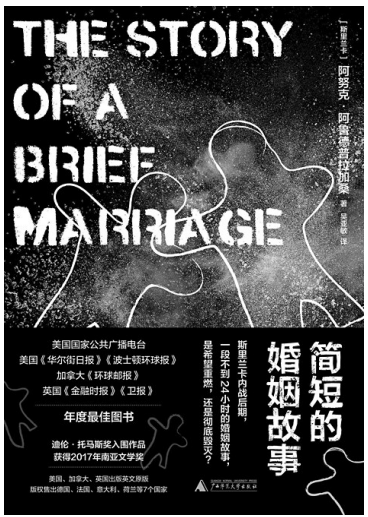
地区的营地聚集，越来越多的人在面临轰炸时脸上毫无表情甚至露出非人且扭曲变态的微笑，在生与死之间显得悲哀而麻木。但躲藏在掩体内的女人们总会对在轰炸中的伤亡者报以最大的怜悯——炮击结束后，她们会从掩体中跑出来，尖叫着，哭着……想方设法把受伤的人拉到安全地点，即使那个人已经死了也会这样。当所有的生命和意义之源被摧毁，她们依然勇敢地拒绝放弃希望。

对于事关他人苦难的审美与伦理间的重要关系，小说对一些关键性问题做出了重要的哲思与反思，具有很强的现实观照性。迪内希因新婚初夜性功能衰退而哭泣，经历了战争的残酷和母亲的离世后，这是最后一件使他哭起来的事。他回想起童年时遭受了一次母亲对他的不公正对待后的哭泣，这两种哭泣在某种意义上是相似的。因为哭泣使自己承认受到了某种伤害并使自己从中得到满足。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不再忽视别人所承受的痛苦，不再承认自己所受痛苦的唯一性，也就很少为自己而哭了。当迪

内希因响声去不远处的一片丛林中探视一只受伤的乌鸦时，乌鸦不再痛苦地叫唤，迪内希的心境也变得平静。在相互的陪伴中，不幸的二者都获得了苦痛的慰藉。

小说结尾，迪内希在海岸边静静抱着在炮击中去世的甘加。一场持续不到24小时的短暂婚姻就此完结，但它给予迪内希的影响却远远不局限于此。伴着沉重的天空与无声的海水，一种奇怪的失重的静止感将迪内希笼罩。他的胸膛里仍旧容纳着不少空气并不停地振荡着——生命就此传达着它的本质。小说将男主人公迪内希置于一个近乎绝望的境地——战争，又给予其一段短暂婚姻的刺痛，从而最大程度激发了迪内希细腻敏感的特质：他极度珍视人类最普通的日常行为，他在与新婚妻子甘加和受伤的乌鸦的相处中，体悟世间万物的共通性与生命流逝的必然。

《简短的婚姻故事》以残酷的斯里兰卡内战贯穿全文，通过对战争惨象和人性的深刻描摹，探讨了人生中关于苦难的问题。小说最后



写道：“随着空气继续的进入和离开，他的胸膛一直独立于他而继续振荡，起起伏伏，接受和放弃，那里仍能容纳少量的空气”。在这一句对迪内希呼吸的描述中，似乎所有的故事戛然而止，但读到这里的人们会明白，纵然迪内希之后在营地内的境遇依然充满着不确定性，或许他也会像甘加一样死于炮火，又或者他能继续在这场战争中生存下来，但他在经历了一段不到24小时的婚姻、窥视并理解人性的冰山一角后，将继续选择尽力地生存。不变的则是生命消逝与时光流转，属于迪内希和战地人们的生活将继续。

或许在被阴暗的战争裹挟时，淹没在炮火中的人们，仍可以绽放一丝人性的光亮！